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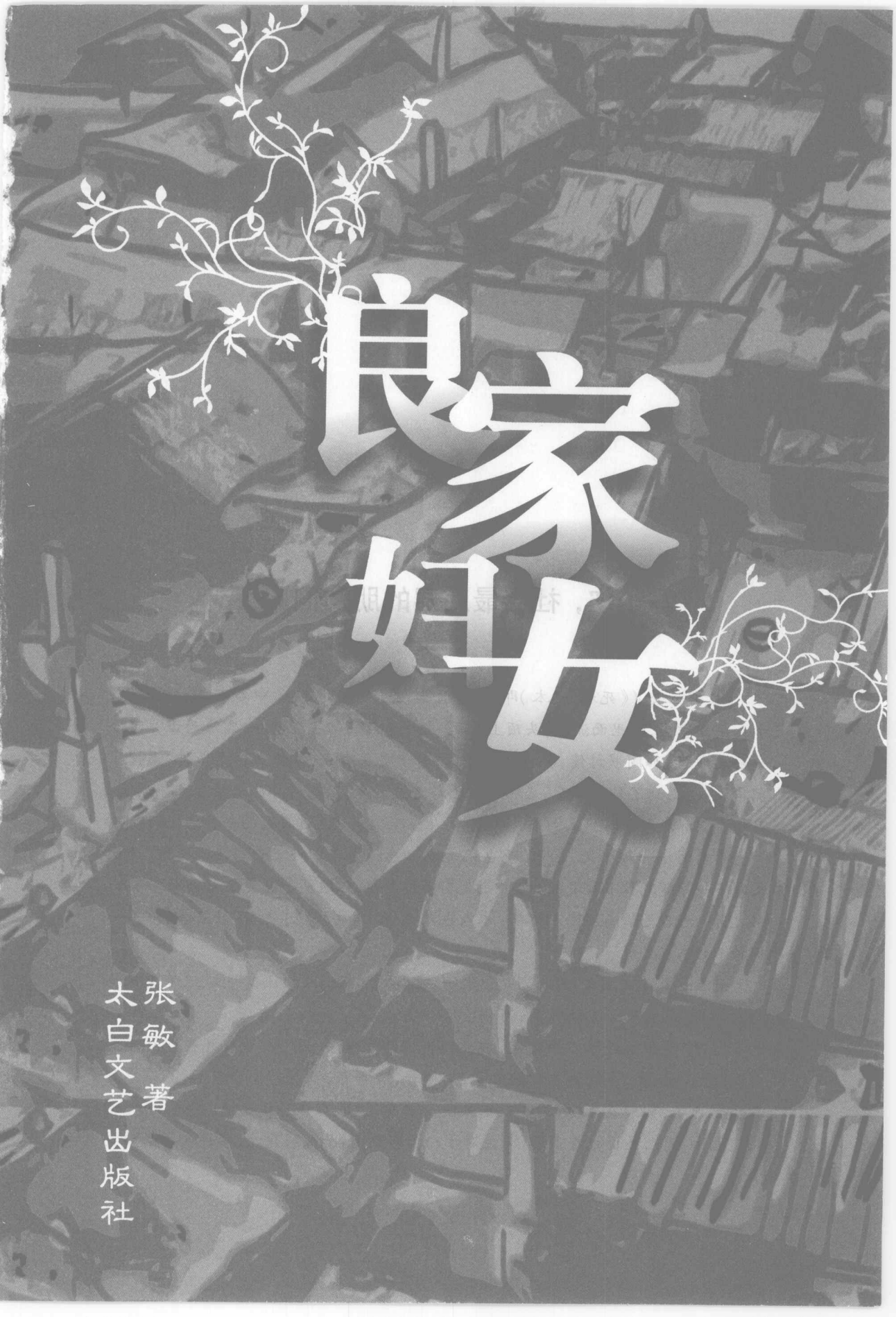
《死巷》

凄楚悱恻的人生悲剧 刻骨铭心的新鸳鸯蝴蝶故事
自以为芳心已虏的轻狂男子 却输给了用春药掠夺芳身的莽男
如花似玉的小家碧玉 彷徨在两个男人的追求之间

良家

如女

张敏 著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良家妇女

张敏 著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良家妇女 / 张敏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07.8

ISBN 978-7-80680-545-9

I. 良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32536号

良家妇女

作 者 张 敏 著

责任编辑 李丽玮

封面设计 可 峰

版式设计 可 峰

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E-mail: tbyx802@163.com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西安信达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插 页	1
字 数	330字
印 张	16.5
版 次	200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0680-545-9
定 价	2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710043



《良家妇女》把作者折腾成了一个白头老翁

作家自报家门

我爷爷用小车推着我奶奶，我奶奶肚子里装着我的爹。小车吱扭扭，从山东昌邑的东海边，一直推到陕西临潼的渭北高原，时年1908。

我爹穿一身国民党三十八军的中尉服，在河南荥阳娶了我的娘。于是，孕我于黄河古道，生我在黄土高坡，半岁时去了新疆哈密，时年1943。

爹娘赐我大名张庆民。张庆民稍大懂事后，自作主张改名张敏，是男非女。这一改，就是五十年。

在家我是01号，统帅老婆儿女。半夜常响的电话是（029）86283319。去机场安检，我的代码是610112194301222516。五年前曾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供职，退休后目前在家等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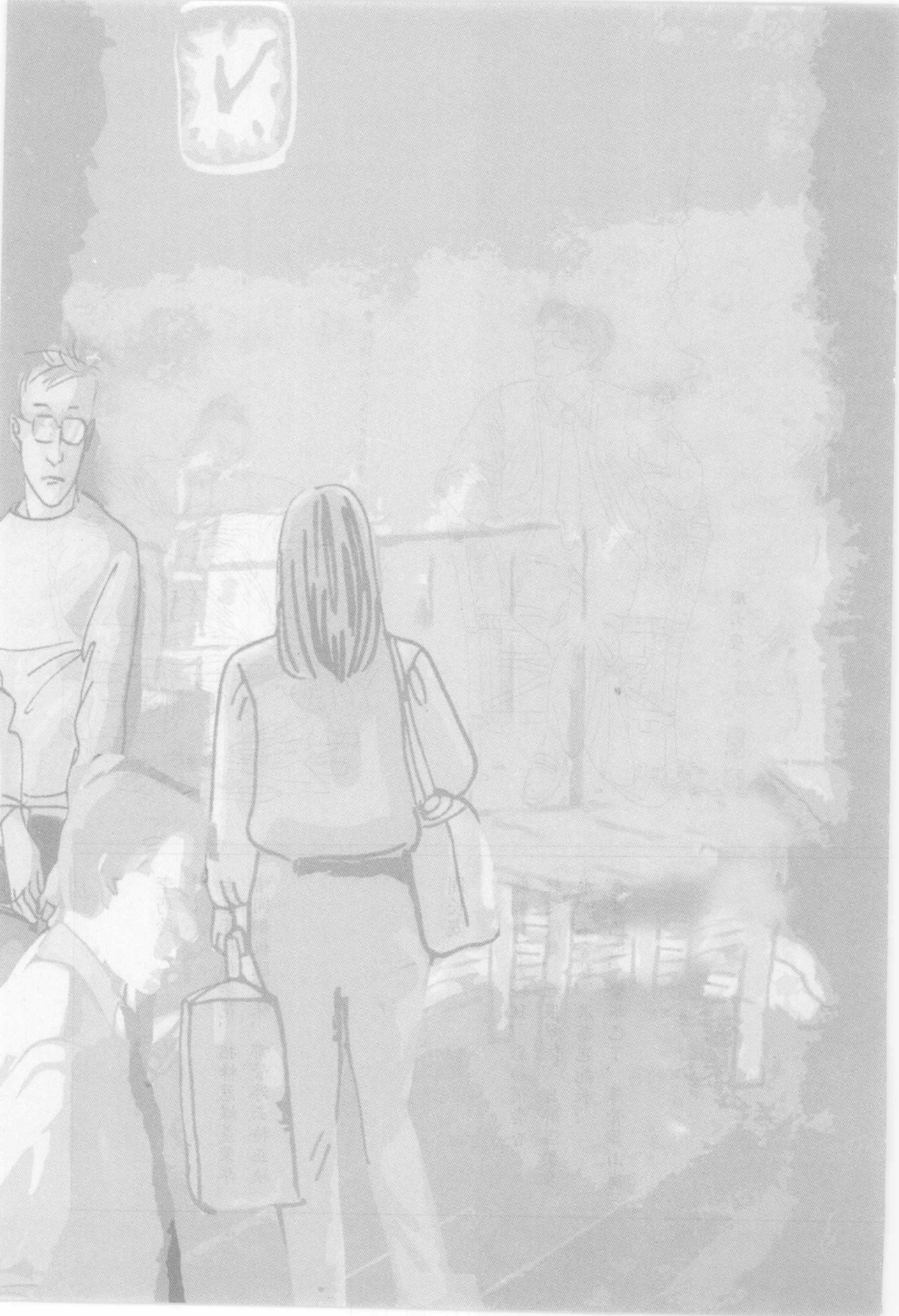
作品不多，堆在地上也就半米高；烧后成灰，也就是多半骨灰盒。无职无权，无党无派无协会，江湖一布衣耳。

插 图：王有政

责任编辑：丽 玮

美术编辑：司 峰

版式设计：红 梅



写给您，社会最底层的朋友们（自序）

《良家妇女》《死巷》足本）即将再版，如在麦芒上跳舞，心中委实忐忑不安。四十八年面壁坐，心里面流血，头顶上长草。当年青丝乌刃去，如今白霜汝为谁？可怜一条文学路，如阎罗讨债，耗我终生精血。时值更年有五，才捧出这再嫁作，羞愧了韶华风月，迟到了妙龄青春。名利小姐已与老夫无缘，只想着那些卖菜者和茅厕官，只想着曾和我同在草原上喝牛粪水，和同在昏暗车间里混过日月的一帮弟兄们！

年前写过一篇小文，名曰《死也记着她》。感谢贾平凹还记着当年的交谊，为此文写下一篇随笔我不敢说张敏手中的笔有多细多粗，但这篇小说实在是很精到的。出书之际，无名之辈尚须高人捧场，本人也难免俗。再去求他，亦有“上山擒虎——”那种不好意思之说。

好在这篇小文发之肺腑，乃是讴歌一位下层者。有小人物让我著文，又有大人物为我捧场，鸳鸯野合天地作美，可供看官一笑。

文曰：我已经过了花甲之年，我希望再能活上30岁。那么，我将死在2038年的春天。那应该是一个骤雨初晴的日子，有阳光，有鲜花，而我却不要有病。只是感到自己要死了，便躺在床上，用手机通知我的朋友们。我有许多话要说。虽然，有些话在这几十年中，已说过许多遍了。但对于一个即刻谢世者，我想，大家还是不会烦我

的。那时，我将会有2000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发表，并且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名声。朋友们都会安慰我，说我这一生，不是碌碌无为的一生，儿孙绕膝，名利双收，应该含着微笑去死了。回首九十载往事，我早该知足了。只是，我还要再一次提起一件事来，作为我对这个世界的留恋。因为我的创作生涯，起步于我的处女作的发表。那以前，我是个零，处女作发表了，才有了今天的1234567……

这实在是一件让人刻骨铭心的事情。这件事发生在1978年的元月。我酷爱文学，打了15年的基本功，似乎摸着点门路了，才开始动笔，几易其稿，终于弄成了一篇万把字的小说。自我感觉非常良好，念给妻子听时，她也感动得泪水长流。说我一定能成功，一定能当上作家的。5岁的儿子听了，也蹦着喊，爸爸要当作家了！爸爸再不打我的屁股了。

找出信封来，写上《上海文学》几个字，一下子贴了几元钱的纪念邮票。儿子要去送，邮筒就在楼下边。小腿儿跑得快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

一个月又一个月。如泥牛入海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便写了一封信，去编辑部打探。儿子把信送走后，我又觉得不妥，似乎不该写这样的信去催问编辑部。妻子下班回来知道了，也说不该。我搔头直说后悔，儿子听了，两只小眼一翻便下楼去了。不一会儿，那封信竟又回到我的书桌上。

我奇怪了。送到邮筒的信怎么还能取回来？问时，儿子说，我手小，一掏就掏出来了。看看信封，那上边竟沾着些污物果皮。我的头一下炸了！什么邮筒？那是绿色的果皮箱啊！果然，一家人来到楼下，儿子说，上次那个大信封，也是塞到这里面的。

完了完了，当什么作家呀。第一篇作品就扔在垃圾筒里去了，连底稿也没留，还有那平时不舍得用的纪念邮票。真叫人哭没有泪，笑没有声。第二天上班，一翻报纸，看到了《上海文学》的目录广告，我的小说，黑体字发了个头条，并且跟了一篇著名作家的评论。我的头又一次炸了，一片空白，只映出那个绿色的果皮箱。

后来，我走南闯北，逗留在世界许多城市的街头，见过各式各样的果皮箱，却从未见到过那些掏果皮箱的清洁工人。

听人说，那些掏果皮箱的清洁工人，尽是一些老娘们儿，每每在夜深人静的时刻，才走上街头。

给她们一个太阳吧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刻。

煮字酿文，沸腾天下

——著名作家序《良家……》

陈忠实

张敏，感谢你这本好看的小说，让我解除了旅途的寂寞。我是在西安到大连的旅途中，在软卧车厢里一口气读完的。你写的东西非常好看，这是我早就知道的。这几年你给南方那些报刊写的文章，能看到的我都找来看了。这部小说和你写的那些文章一样，都很上眼。把文章小说写得好看，寄出去就可以换钱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它需要作者的全部才情，你是咱们陕西最有资格写小说的几个作家之一。

我们相识二十多年了，虽然一年只能见几次面，但是你的动态我却是十分关注的，朋友们相会，也总是要提到你，你的聪明和才华让我敬佩。

这部小说问世后我看可以走红，因为首先是好看，好看中间夹着你出众的才华，不像有些作家写的小说，看起来很吃力，很费脑筋。你的小说可以唤起人们的激情，可以让人放不下手，忘记时间，我想这是写小说的一个很要紧的大窍道。小说写得不好看，谁会花钱去买去看？你做到这一点了，恭贺喜你。不足之处也有，比如周长安的死，太随便了。不过掩卷后沉思，你也有你的道理，生活中随意发生的事情太多了。人有旦夕之祸福么。读者看一部作品也不是尽看故事，故事的不完整性，也是一种风格，一种写法，而且合乎潮流。只要合理也过得去。读者要看的，是作品的思想和故事，作品的厚度和作者超出常人的才华，当然还有语言。顺便再说《良家妇女》的语言太好了，有好多地方，我都猜不出来你是怎么写出来的，让人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我在大连参加“作家看大连”活动，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去，就说这么多吧，祝你好运！

高建群

张敏有着惊人的才华。有的人成为作家,是经过后天学习得来的,有的人则天生就是作家,造物主打发他来世上走一遭,就是让他的这支辣笔为尘世添一份喧嚣,加一份热闹。张敏就属于后者。

我二十年前读过张敏的《天池泪》《感君情意重》《黑色无字碑》,我惊叹于这些小说的鬼斧神工,惊叹于通篇所洋溢的那种激情和才情。记得我当时对人说,这小说的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,好像是一口气写成的。

张敏是平民化的作家,平日破衣烂衫,趿拉个凉鞋。一个裤腿长,一个裤腿短,从西安最繁华的东大街一路走过。这叫性情中人,这叫豪华落尽见真淳。我平日见到那些拿腔捏调的作家,装腔作势的作家,就想起张敏的平实。平实是一种美德,平实正是张敏才华源源不断涌出的一个原因,而“一拿起架子就首先失败了一半”(孙犁先生语)。

张敏有着许多独特阅历,张敏经历过许多事,张敏的肚子里,装着一肚子的稀罕事。他常吊在嘴上的一句话是:“眼见稀奇物,寿增一纪。”

张敏的《良家妇女》写了五年。他写写停停,不敢往下写。不敢写的原因是担心小说写完后,他会死去。现在我们知道,小说告竣之后,张敏先生还活在人间。

不过,为了写这个可诅咒的《良家妇女》,他的头发现在一根不剩地全部都变成了白的。他的头发和《良家妇女》的联系如下:动笔之初,他的头发全部是黑的,且又浓又密。写到15万字的时候,头发还是黑的,但开始大量脱落,早上起来枕头上落一层头发。写到25万字的时候,头发已经脱得差不多了,于是他高叫一声:“剃去三千烦恼丝”,将头发眉毛一股脑儿剃去。待到重新长出时,便全部成了白的。头发是白的,眉毛是白的,胡子是白的,连鼻孔里的鼻毛也变成了白的。关于张敏先生头发的变化,用我常常调侃他的一句话,也许可以概括:以前到舞厅去,还可以冒充一个大龄青年,现在则是一个白发苍苍的80岁的老叟了。写到这里让我们诅咒文学这东西。

张敏的《良家妇女》是一部西安城的市井传奇。

张敏的《良家妇女》中所塑造的林丽、崔治宽等等形象,都是他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左邻右舍的人物。

张敏是在西安这块土地上泡大的。他写西安可以说是如数家珍。张敏小说中的那些故事据说也有原型,是几年前他从西影厂到公安局深入生活时,遇到的一个案子。

我期待着《良家妇女》的问世。这个写过《天池泪》,写过《黑色无字碑》,写过

电影《错位》的人物，又将为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惊喜呢？我期待着。

徐剑铭，陕西西安人，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，现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。现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。现在是凌晨3点。我是从下午3点开始读《良家妇女》的，也就是说，我用了12个小时读完了你的这部长篇处女作。这期间，除了喝水与“放水”之外，我再没有浪费一点儿时间。仅此就可以证明，这部小说是很吸引人的。老兄是编故事的高手。小弟自然弗如！老兄的语言生动、形象、幽默，常常使人于阅读时怦然心动或思俊不住。为此我有理由相信，《良家妇女》一旦出版发行，当会火上一把。大道理我讲不来，只想谈三点看法。

第一是关于陕西的都市文学。我在陕西文学界溜溜达达地混了40年，真的是无甚建树，但却看惯了文坛的秋月春风。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陕西的文学界从50年代起就一直是由写农村题材的作家独领风骚，前有柳青先生、汶石先生，后有路遥、忠实、平凹、皆可谓驰誉中外的大家。谁也否定不了他们对陕西乃至中国文学的贡献。不过我想的是：我们生活在西安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中，可我们对这个大都市，对生活在这个大都市的三教九流，各色人等究竟了解多少？我们这里的“土著”作家又有多少用有分量的作品来反映这个都市的沧桑风云，人海沉浮？我总是觉得太少太少！这些年，看到外地的一些作家直面现实，点击都市脉搏的力作不断在文坛推波助澜，我心里就有点犯急。我们这些生于斯，长于斯的所谓作家们都在瞎忙活啥呢？拿不出与这个大都市相匹配的都市文学作品，你还有脸端起羊肉泡的大碗么？当然！我急也是干急，因为我在文化圈只算得上个“小炉匠”，大部头的小说你拿鞭子一天抽我三百下我也写不出来。

好的是，张兄站出来了。《良家妇女》怎么说也是地道的都市文学作品，而且写的是咱们这个都市的故事。为此，我该为老兄喝彩三声，端怀半斤老白干：干！不干就是尿！

第二层意思是：你我都是从工厂出来的，都穿过多年油渍麻花的工作服。我有个观念就是：人到啥时候都不要忘了你的小名叫啥？咱们的小名就叫“工人”。现在顶多在前面加上两个字：作家——工人作家。二尺五的高帽子戴的再多，工人从本质上讲还是平民阶级，是都市中生存状态最艰难、最窘迫的群体。特别是这几年，改革是深入了，也辉煌了，但任何变革都是以牺牲“小人物”的利益为代价的。工人的大量下岗就是一个残酷的现实，那么，像你我这样的玩文学的人，就首先应当关注弟兄们的生存状态。诚然，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，我们帮不了弟兄们的忙，解不了他们的困，但用我们的笔，为他们讲几句公道话总行吧？为他们长吁短叹三、二声总行吧？

读《良家妇女》，使我最感欣慰的就是，张兄正在用自己的笔，为那些被大变革浪潮中“找不着北”的工人兄弟们扼腕长叹！从大的概念来划分：《良家妇女》中可以说没有一个大人物，全是些“驿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，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著风和雨”的可怜人（包括周长安、李巧玲之类）。我们对林丽，可以“哀其不幸”；对崔治宽，可以“怒其不争”；对崔艳艳、李巧玲、周长安就能简单地用“恨其不良”来界定他们的行为吗？别忘了，他们也是平民阶层的小人物。

这是我给张兄喝彩《良家妇女》的第二个缘由。

第三个现实就不是喝彩，而是要泼点冷水了。

我感到《良家妇女》目前有明显的不足。主要有三点：

一是人物与社会的关系尚有些游离。作者是想通过人物的命运反映时代的影响，但目前尚没处理到位。就像把油洒进白开水锅里，虽然同在一锅，但油还是油，水是水，没有融为一体。

二是叙事结构上尚有些拖泥带水，情节中旁生的枝枝蔓蔓多了些，使人在阅读时会有有一种趑趄趑趄的感觉。

三是人物的个性语言不够鲜明。什么人，说什么样的话，看来作者推敲的还不够。

其所以要泼几瓢冷水，是因为，张兄在文坛行走多年，才华过人，名声不小，既然拿出第一部长篇，还是再打磨打磨，奔精品而去为好。你说呢？

（你弟妹教我说：把刚煮熟的鸡蛋放到冷水中，一是不烫手，二是好剥皮。）

冷梦

在我认识多年的朋友中，最说不清楚的就是张敏先生。这是因为他时常变化自己的模样，人无定形，形无定态。大凡精灵古怪莫不如此吧，因此我称张敏身上的一种特质为鬼气。与鬼气不悖而行的，是独具张敏文字风格中的才气，我称做鬼才。鬼便不可言说。人们对自己解释不了的事物，只有绘其形，而不能触其质。我想，这怕是人类智慧聪明的逃逸或一种无奈罢了，可在张敏身上就不存在了。

宇宙万物，大千世界，上下沉浮，芸芸众生，在张敏带有鬼气的参禅悟道指点迷津之下，仿佛都混沌初开似的有了它原始意义上的简单和明了。你看《良家妇女》，谈古论今，社会各色人等，俚语杂曲，张敏仰俯之间，随手拈来，嬉笑怒骂，亦庄亦谐，皆成文章。其中至奥哲理，荤腥人生，斑斓纷呈，锦绣珠玑，他也轻而易举道来，又洒洒脱脱掷去。让你目不暇接，又如坠五里粉尘雾之中。他说地球村，他说伊拉克和科威特，他说西方男人用肋骨造就了西方女人，中国男人是女娲用尿泥和成；他点评男女欢愉隐情私奔，点评人死后的秘密；埋在土里，长成青草，羊吃狗啃……张敏

上天入地本事，岂是吾辈所能比哉？若非鬼才，又是什么？！《张敏》

张敏故事多多。这个人仿佛生来就是要给这个世界制造点喧嚣和谈笑的。据说早年张敏在文学上还没有出道，即身居草莽的时候，人家开办一个文学讲座，张敏想侧身其中，结果受人奚落，拒之门外，那言语仿佛是像你这种土拉吧唧的土老帽还想登文学大雅之堂。反正是这一类的言语，很不礼貌。张敏那时候血气方刚，一掌打破一块砖，两截砖往那地上一扔，青面獠牙的吼那人一句：“十年后我来给你们上课！老子此言有虚，就跟这砖头一样，断成两截！”这是一个毒誓，这也就是张敏。张敏是砸了一块砖头闯进文学世界的。那时候他也是个文学狂人。

张敏常有些惊世骇人之举。他盖他的房子盖成个小炮楼，因为他想占他那一块地的制高点。又不发生战争，便取名“文牢”。这个“无聊文人”想干什么？——“无聊文人”是张敏自己的称号，他称书中的那个老文人林悟了。其实他早已把这个大号印在了自己的名片上。名片倒也怪异，上印“领饷半径”，言明他的经济来源。“文牢”是他那间半地下室的书房，他有时就在那“牢口”转呀转，迟迟不肯进“牢”。这又是一个张敏。独一无二的“文牢”里的无聊文人。

张敏近来让人惊讶的是两件事。一是他突然之间，仿佛是一夜之间变成了个“白胡子老头”，一头黑发说白全白，而且是须发皆白。白得利索，白得蹊跷，白得那么彻底，令人不可思议。相见之下简直让老朋友们认不出来那个总不显老的“老顽童”张敏了。另一件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听说他整出了两部长篇小说，这部《良家妇女》就突然之间“横立出世”了。朋友们于是就都疑心：莫非就是这部《良家妇女》，一夜之间白了张敏的头？

说不清张敏，当然也就说不清《良家妇女》。《良家妇女》如今已是客观存在，就像张敏头上的白发终不能变回到未白之前吧！（话有两说，出版之时，他的头发又黑了。真是不可思议。这个鬼才！神鬼莫测呀！）

子贡

十年不见张敏，头发白了，眉毛白了，成了一只银狐。要成精必须修炼，民间说“千年黑，万年白”，白就是修炼到家了，人生最多不过百年，张敏修炼有多久？

读《良家妇女》30万字，每个字都是水银泻地后滚成的闪光珍珠。代表着生、死、爱、恨还有疲倦、虚弱、挣扎、呻吟……砸在人的心上，虽不出血，是内伤，很难愈合。我想，大凡在这个社会中活的人都会同林悟了一样，既感到无聊，又都领悟了。张敏在匆忙勾勒的画面中，让我感受到了一双睿智的目光，然而他是平民化的，不是在人民大会堂里走来走去那些人物。所以，真实、亲切、又十分痛惜。

一组人物围在林丽的周围，高高低低、深深浅浅、以流水的方式暖护开花的季节。结果美花残落在幼儿园的围墙下。时也、命也、说不清，道不明。花总是以它的美丽和芳馨照耀了这个世界，世界才不至于苍白。

死是一种解脱，没有林丽而死，事情总是纠缠不清，尽管在人的感情中，死注入的是寒意，但死后的寂静，一定会萌生绿意的奋不顾身，我想，作家的本意就在此。

独对《良家妇女》，风雨潜入。林丽的微笑，崔治宽的背影，周长安的四眼，林悟了了的苍凉……都在环绕着你。他们浮游着，你可以抚摸到他们的泪眼，他们的鼻息，他们的肌肤，但相遇的瞬息，你的手就会立刻缩回来，不是摸到了火，而是摸到了黑暗，油腻腻的，像蛇的唾液。

所以，我逃离了《良家妇女》。在旷野上呼吸自然的气味，真的不想再煎熬自己。

张敏，你要我说些什么？泪花是悲伤的美丽，往事在烟缕的叹息中已经远逝，我们活着只图清静的日子。坐在家里，窗帘一拉，连阳光和月光都拒绝了。能听到妻子的唠叨，能听到孙子的笑声，能感悟出明天又是一个柔媚的晴天，这就足矣！

推开窗户，你看，那棵老树枝丫上还有几片秋叶，你和我都知道，它在想些什么？

韩起

读《良家妇女》的过程，也是心灵震颤的过程。

林丽这个美丽女人的一生，是著名作家张敏先生精心铸造的容器，正如芥粒须弥，一股脑将今日的城市人的生存状态——光明的和黑暗的，白色的和黄色的，红色的和绿色的，辛酸的和甜蜜的，痛苦的和销魂的，希望和绝望，挚爱和仇恨……统统地装了进去。

张敏先生的创作，曾经风靡中国80年代的文坛。人们将他作为当时新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。海外一家华人出版商，曾经出一部小说集，皆为国内被批判的文章。全书收入小说21篇，张敏先生一个便占了7篇。可见影响之巨。那当儿，他的小说被批判，并非因为政治原因，却是因为他在小说中写的爱情故事，人性故事，超越了“理论界”一些遗老遗少的雷池。但是读者的态度却与理论家相悖。许多次刊物因为刊登了他的小说，销量大增。有一次陕西作协主办的《延河》月刊，因为刊登了张敏先生的《黑色无字碑》，连我这个在省作协大院内生活的人，竟然找不到一本《延河》。虽然后来编辑部紧急加印了一批，仍然一轰而光。我拿到的两本立即为朋友“借”走了。至今我也没有那一期的《延河》。

现在张敏先生又写出了长篇小说《良家妇女》，这是我期望已久的事情。张敏先生的小说，历来写得潇洒。那位《红与黑》的作家司汤达曾多次表述一个观点：“当

代小说的巨大难处是：必须描绘得惟妙惟肖，否则就只有在最低级的文学阅览室里才能找到读者。”他在《红与黑》中，干脆通过圣·雷阿尔说过这么一句惊天动地的话：“小说，这是一路上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。”又说：“人们只有在小说中可以达到真实，而我在其他地方到处所看到的只是矫饰而已。”《良家妇女》就可以说具有这种真实的本质。读者可以据个人的人生阅历，见仁见智，赋予文本以任何意义。但我作为读者，读过《良家妇女》，心灵中却回荡着鲁迅的呐喊：“把美毁灭给人看！”《良家妇女》是一面镜子，映照现实的生活，无论像林丽这样的绝代佳人，还是崔治宽这样原本善良的男人，他们的灵魂乃至肉体，最后都残酷地被现实生活轧碎了、毁灭了。正是这一个个美的毁灭，加之作家写得入木三分，方使我的心灵无比震撼。

《良家妇女》写得好看。也许和张敏先生太熟悉了。有的朋友到了狗皮补袜子没反正的地步。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散文《无聊文人》，就是写他的。我在文中写到他和情人的关系，发表后报纸送给他，他不敢拿给妻子看，自己密藏起来。著名作家徐剑铭先生是我和张敏共同的老朋友，便欲点炮，好让张敏的妻子当着我们的面教训张敏一顿，找个乐子。徐剑铭问张敏妻子，说韩起写张敏一篇文章《无聊文人》你看了没有？上头有张敏在外头和女人的事。不料张敏妻子说，管屁他在外头干啥，只要他把钱给我拿回家来。张敏在一旁哈哈大笑。笑徐剑铭点了个哑炮。读《良家妇女》，每看到无聊文人林悟了，总令我忍不住开怀大笑：张敏这小子！

《良家妇女》写得很辽阔，通过林丽、林悟了、崔治宽、崔艳艳、周长安等等一大批主要和次要的人物，将笔触延伸了半个世纪。张敏先生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专业编剧，电影《黑炮》的续集《错位》，便出自张敏先生之手。是他一个星期一挥而就的。《良家妇女》中的结构，便吸纳了不少电影的写法，打破时空秩序，大开大合。一部《良家妇女》，可以让人领略中华民族五十年的风风雨雨。《良家妇女》属于悲剧，但读来并不让人凄婉。小说充满反讽，象征、调侃、黑色幽默，常常引出人带泪的笑。

周矢

读罢张敏的《良家妇女》，有几多感慨，几多惆怅。陕西有一大批作家，号称“陕军”，其中在文坛上颇有盛名的有好几个，而且我和这些巨子们也常打些交道。但我私下常以为，若论才气，张敏兄当数陕西第一，这是我多次和大家说过的，而且几乎无一次不得到文坛诸公的赞同，包括那些巨子们。我之所以佩服张敏，是因为他的大脑与众不同。他能想到别人所不能想到的，因此，他也能写出别人所写不出的。而这些别人想不到写不出的东西，总是那种鲜活的，

令人拍案叫绝的，甚至是教人不可思议的，于是读的人就冒出这样一种想法：这家伙，亏他怎么能这样想出来！

我以为，张敏的这种能力，或者叫功夫，不是练出来的，是天生的。

张敏新搬的住宅里的客厅正面墙上有一块木制的大匾，木匾之大，令人咋舌：长丈五，高八尺，上面潇潇洒洒用刀刻着入木三分的高建群先生的题词，那词儿是这样写的：

张敏先生者，长安第一风流才子也。世间共有一石才，张敏先生独占八斗，余占一斗。下剩一斗，普天下秀才们共分之。这当然是“戏题”，作为最后一个匈奴的高建群，在匾的末尾明确写清楚了是“戏题”，他大概怕惹起“天下秀才们”的众愤。但我读过后，第一个想法是“才高八斗”的评价，于张敏公并不过分。如果我也可以忝为这“天下秀才”之一，我是绝不曾“愤”了的。

我总以为，写文章这事，成功的秘诀就两条，一为天生之才，二为后天之勤。有才而不勤，是可以偶尔写就好文章的，但仅有勤而不才，则永远也写不出来好东西。

我与张敏成为知交，已有二十多年了。对张敏的这份佩服，二十多年来便一直贯穿在我们的交往中。就这部《良家妇女》，可以说从开始有林丽这个人物起，我便参与了。现在总算变成文字变成铅字变成书了。读过一遍，感慨万千，因为我十分清楚其中的甘苦和辗转，十分清楚林丽这个女人的悲剧命运。我十分赞赏张敏对书中人物的“无论其好坏”的处理。小时候看电影，我们总是要问大人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？其实好人坏人没有什么绝对的尺度和界限的。现在的《良家妇女》中的主人公们，你可以分得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吗？崔治宽、周长安们难道是坏人？即就是李巧玲、崔艳艳、甚至高红石们也仍然不是坏人。林丽的死，是诸多因素的偶然，或者说是命运之必然，是社会、环境、性格之使然，而且可以说，林丽也不能说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“好人”。我以为读这本书，当读些字缝之外的东西，不是书中明明白白写到的那种爱情或变态的爱情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钩心斗角明争暗夺，也不是有钱与无钱穷与富之差异引起的生活矛盾，而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争斗，那种潜藏在生活之外的，让富人与穷人、让漂亮女人与丑陋者相互嫉妒、相互仇恨、相互报复的一种质的东西。于是我便想到一位哲人有过的一声感叹：可怜的中国人呀！

其实，何止是中国人？人性这东西，恐怕是全世界所有民族所有人无不共有的最重要的一种“性”吧。这应该便是《良家妇女》的意义所在，也是才高八斗的张敏先生的才之所在。但愿我没有说错。

莫伸

张敏是一个正派人，这是我从多年的生活体察中得出的结论，所以我们之间成了朋友。张敏又是一个天马行空，不拘一格的人，所以我们朝夕聚首，进而论道。说文的时候不多，但是我知道他文章写得很漂亮，很洒脱，之所以如此，与他的性格是分不开的。他的文章大致可分成三类：第一类是大家都一起叫好，也就是说无论行文上还是思想上，都能够被大家所接受，这样的文章他写过，但是不多。更多的是另外两类。一类是写失败了，也就很快被人忘掉了；另一类是他充分发挥自己特有的个性加上特有的才思，将文章写得出神入化。这一类文章常常挥洒自如，因而也常常美不胜收；常常放浪行骸，也就常常惊世骇俗。

最近他写成的《良家妇女》，是他的头一个长篇，不难看出，他的文字更趋老道，描写的生活更加平民和世俗，惟其如此，才显出了生活的复杂和多样，同样惟其如此，也才使得生活腥腻而杂驳，以致令人捧读之余，竟不时感叹和惊诧。

可以断言，张敏这部《良家妇女》，无疑将引起人们褒贬不一的评说，会引得大家七嘴八舌一番，由于有了张敏，文坛才不会寂寞。

和谷

“一头白发，心中鲜花”。我从海南岛重返西安，面对重逢的张敏老兄，我脑子里突然跳出这几个字。二十多年前，平凹客居古城龙首的方新村，我与他是同学及同事的缘故，常到方新村闲逛，自然就要见到村上土著张敏。张敏兄是平凹在此间居住的引路人和保护神，又极擅文字。烟酒麻将罢了，就一起弄弄文学的事。张敏兄的思维奇诡，文字洒脱，又是快刀手，这一点我是钦佩的。初有名气的贾作家也对张兄的才气赞赏有加。尽管张兄大我们十岁八岁，印象中他似乎一直保持那么一种娃娃脸般的顽性和生气，不见老相渐至。要说陕西文坛上谁最先在主流文学之外杀出一条血路的在野作家，我以为非张敏莫属。最初进入大众文化领地，最初的自由撰稿人、写手、杀手、文化市场化的也是最接近现代阅读风尚的作家，也非张敏莫属。他的作品之所以好看，且拥有众多的读者，是他独树一帜的文学主张和品牌。他的文学生命之树在民间根扎得很深，至今他仍生活在都市里的村庄，或者叫村庄里的都市。西安北郊方新村，因张敏而驰名陕西文坛，因张敏做媒引进了贾平凹及后来落户的高建群而广为人所知。由此，张敏只是如实地记录了底层民众的原生态物质与精神处境，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故事，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《良家妇女》。